

津江文史資料選輯

(二)



# 浑江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辑

政协浑江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八六年二月

# 做好文史资料工作 为四化建设服务

政协浑江市委员会主席 刘 文

去年，政协文史办的同志要我为《浑江文史资料选辑》写点东西，苦于自己是门外汉，迟迟没有落笔。虎年伊始，文史办的同志又来找我，盛情难却，只好发点议论，不使约我的同志失望，并请关心、支持、热爱《浑江文史资料选辑》的同志、朋友斧正。

文史资料工作是政协的主要工作之一。做好文史资料工作，对于为四化建设服务，具有重要意义。浑江大地养育着英雄的人民，有着悠久的历史。远的不说，抗日战争时期，抗日联军在这里吹响了使日寇闻风丧胆的战斗号角。解放战争时期更有驰名中外的“四保临江”战

役。那些为了浑江的解放而同帝国主义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英勇献身的先烈，至今长眠在长白山下，用他们的血和肉，肥沃着浑江的土壤。他们是浑江的脊梁，是浑江的性格，是浑江的骄傲。我们就是要通过征集、整理、研究、出版文史资料，反映昨天我党，以及同我党密切合作的广大朋友、各族人民在战胜黑暗、争取光明的斗争中涌现出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运用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今天的干部、群众和我们的子孙后代进行前途、理想、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使他们从中受到启迪、鼓舞，激励革命精神，牢记昨天，立足今天，为美好壮丽的明天而奋斗；继承和发扬先烈驱除强寇，保我中华的爱国主义精神，敢于斗争、不怕牺牲的精神，不怕困难、艰苦奋斗的精神，各族人民在斗争中和衷共济的大团结精神，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加快四化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为实现“翻两番”的宏伟目标和振兴浑江忘我工作，取得新的更大胜利。

政协文史资料工作与市志、党史研究工作不同，在搜集近代史资料中，敌、我、友三方面都有。不但要反映我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和斗争策略、工作方法，反映同我党合作的朋友、爱国仁人志士和广大同盟军的活动，还要反映敌人的企图、阴谋等等。以“四保临江”为例。敌人企图“消灭南满共军，集中力量进攻北满”。我们针锋相对，采取“南打北拉”的战略，消耗敌人的兵力，然后由防御转入进攻。这样就反映了一场斗争的两个侧面。文史资料要求真实可靠，主要写亲历、亲见、亲闻的人和事，在此基础上允许采用不同的体裁和从不同的角度去写。

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是群众性的工作。文史办人手少，他们已尽最大努力。去年，他们先后到北京等地采访知情人八十余人次，征集文史资料七十余篇，累计十四万字。已出版《大刀会专辑》，编审了《浑江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如果按以出版“活资料”为重点的方针，时间紧、任务重，靠少数人很难完成任务，要群策群力来搞。政协委员要关心、支持、热爱自己的刊物，发挥政协人才聚集和联系面广的优势，有条件的都要动手写文史资料。希望在浑江工作、战斗过的老同志，将亲历、亲闻、亲见写出来寄给我们，为研究历

史、教育后代提供宝贵资料。文史办的同志要经常与市党史办、市志办等单位联系，互相协助，把工作搞好。

让我们共同努力做好文史资料工作，为振兴繁荣浑江服务。祝《浑江文史资料选辑》根深叶茂，茁壮成长。

一九四七年临江中心县委领导成员合影，前排四人（至左到右）：马毅之、张国钧、周书民、李长宽。后排六人（至左到右）：李政、周宜民、王烈、蔡天心、严逸民、江帆。



東北民主聯軍司令部布告

東北民主聯軍司令部布告

本司令部為應付敵人之突擊在抗敵的同學戰事中節  
時，特令各校學生團體及大學生聯合發起此佈特  
此佈。各機關參政軍民遵照執行。

東北民主聯軍司令部布告

東北民主聯軍司令部布告

東北民主聯軍司令部布告

## 目 录

做好文史资料工作 为四化建设服务		
.....政协浑江市委员会主席 刘文	(1)	
光复前后我在通化、临江工作的回忆		
.....罗衡口述 袁琢整理	(1)	
投身于革命的熔炉		
.....李长宽口述 刘勇整理	(7)	
在南满老区的日子里		
.....白介夫口述 刘勇整理	(11)	
我参加岭西地区土改工作的回忆		
.....陈宇口述 刘勇整理	(15)	
艰难岁月		
.....张国钧口述 刘勇整理	(18)	
阻敌七天七夜		
.....张贵海	(20)	
小荒沟三次战斗的见闻		
.....许景波	(22)	
活捉“国民党第六先遣军”军政特派员余共仇		
.....吕振国口述 于性菊整理	(28)	
在临江		
.....江帆口述 刘勇整理	(33)	
回忆我在通化矿区工作的几个片断		
.....罗光泽	(36)	

我的生涯

.....梁雄飞口述 刘勇整理 (47)

流亡在关内

.....姜佩生口述 刘勇整理 (52)

我军第一次接收临江始末

.....张天鹏、姜维贵 (54)

1946年至1950年临江县教育工作的情况

.....董德馨口述 刘勇整理 (58)

抗美援朝民工战勤队亲历记

.....陈起铭口述 卢广照整理 (61)

李红光支队击毙蒋伪合流匪首“滚地雷”

.....许景波 (67)

“谢家趟子战斗”回忆

.....张登忠、王茂壮口述 李广全整理 (71)

王德泰军长在小汤河战斗中壮烈牺牲

.....姜维贵、于性菊整理 (73)

一九四七年临江中心县委领导成员合影

.....李长宽供稿 (封二)

东北民主联军临江城防司令部布告

.....李长宽供稿 (封三)

# 光复前后我在通化、临江工作的回忆

(原中共辽东支部通化分支部书记、临江县县长、沈阳农学院副院长)

罗 衡

我是一九四四年七月由胶东区党委派遣到通化一带开展党的地下工作的。我的任务是：发动基本群众，夺取敌人武器，待苏联对日宣战之后，搞武装暴动，配合对日作战。九月间，我和早期由胶东到这一带来的进步人士姚黎明、李剑云等人在通化七道沟铁矿接上了头。我们共同研究了发动群众、组织武装暴动等事宜。到九月底就成立了辽东革命建国抗日同盟会。姚黎明任同盟总会主任委员，我任组织委员，李剑云任宣传委员。下设通化、大连、辑安三个分会。七道沟铁矿为同盟独立小组。当时抗日联军的活动处于低潮，日本侵略者也在做垂死挣扎。通化地区矿山多、森林多。这里的工人，大多是来自冀、鲁、豫一带的基本群众。对共产党、八路军都有所了解，大有一呼百应之势。当时同盟会员已发展到五、六十人，可以参加暴动的工人约千余人。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间，胶东区党委又派刘子群同志到通化。在七道沟和我接头之后，我们成立了中共辽东支部通化分支部。我任分支部书记。一九四五年三月，通化分支部在辑安召开了一次会议，会议决定扩大组织。会后，刘仁宏去

八宝矿，我转到通化石灰窑。

八月十四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形势发展异常迅速。通化分支部又在辑安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马上集中武器弹药，组织矿山工人暴动，夺取矿山警察队、守备队的枪支，破坏敌人的交通线和防线。到八月下旬，队伍便拉起来了。缴了矿山武装的枪支，占领了整个矿山。八月底，工人武装开到了通化市郊，迫使伪通化省长杨乃时等听候受降。并仍让他们负责维持社会治安。队伍进城之后，指挥部设在东江春饭店，挂上了“抗日纵队第八支队司令部”的牌子，设了岗哨，我就是这个支队的负责人。

就在这个时候，伪通化省公署有个科长叫赵殿礼，公开挂出了“国民党通化县党部”的牌子。不久沈阳国民党当局又派了一个叫于俊峰的，带有武装部队，驻在北山龙泉旅社，挂起“国民党总部”的牌子。他既不承认赵殿礼的县党部，又敌视我第八支队。他们以老牌国民党身份自居，根本不听赵殿礼的。再就是伪警察，此刻都换了青制服，戴上国民党帽徽，并成立了公安局，拥有三百人的武装。而以杨乃时为首的维持会人员，也在极力保持自己的地位，等候中央接收。当时真可谓各派皆怀心腹事。面临这种复杂的斗争形势，我们采取了“和平暴动”的手段。首先稳住维持会杨乃时一伙人。向他们说明，不论在伪满身居何职，先不追究，只要现在各安本职，尽职尽责，维护好社会治安就是立功表现，不可一错再错。在这样震慑之下，维持会稳住了。然后我们又派了一位同志到公安局任局长，要求伪警察们保持武装，维护社会治安，不得有越轨行为，一切要服从局长的指挥，听候上级命令。公安局原来就看不起维持会和县党部

的一些人，认为他们都是汉奸，现在摇身一变又成了“要人”，根本不听他们调遣。他们对八支队都有好感，认为是地下工作者，都是老革命，现在又宣布不解除他们的武装，得到信任，于是百依百从。我们对国民党县党部的赵殿礼，则利用他和于俊峰的矛盾，先稳住赵殿礼。在九月中旬一天夜里，八支队一举全歼极端孤立的于俊峰一伙党棍。当即群情振奋，在通化已经造成一个相对和平的格局。八支队此时已经扩展为四千余人的武装队伍。相对和平的格局，有利于巩固与发展自己的武装。只有把工人武装起来，达到压倒其它政治势力的时候，再去夺取政权，统一领导，这是我在胶东临出发之前区党委负责人千叮咛万嘱咐的工作方针。但是在日寇刚刚投降那种瞬息万变、错综复杂的形势下，就更加需要上级党的领导了，然而却一直联系不上。

九月下旬，有位同志告诉说：“在沈阳看到冀热辽军区十六军分区的布告”。这一消息使大家异常振奋，于是我派李剑云同志拿着我的署名信去联系。军分区很快派蒋亚泉带领十几名战士到通化筹建通化专员公署。蒋任专员。把第八支队编为冀热辽军区十六军分区第五十八团。姚黎明任团长，我任政委。为了扩大通化周围各县的武装力量，五十八团派出了几批同志到辑安、柳河、桓仁、临江、抚松等县去扩建队伍。派到临江去的周玉堂，原是抗盟会员，后入党。他原是八宝矿劳务系的外勤，会照像。当时交给他的任务是向群众做宣传工作，把原敌伪的散乱武装收拢起来，武装工农群众。具体工作方针是：“依靠群众力量，接收改编伪军警，形成和平格局，先不接收政权，等待上级命令。”周玉堂到临江后，经过宣传，很快就把伪军警接收改编了。同时

还武装了一部分群众，建成了三个连和一个政治部。周玉堂是政治部主任，统辖三个连。为了保持和平格局，没有接收政权。临江维持会依然存在。那一段时间，周玉堂的工作还是有成绩的。

在周玉堂到临江宣传群众，组建队伍的时候，原临江县伪警察署警务股长赵文栋主动和周玉堂接头，并非常尽力地协助组建队伍。他向周玉堂讲了他的历史。因为周玉堂是个新同志，对赵文栋所讲的一时搞不清楚，最后就带他到通化找我。

赵文栋是大革命时期就被派到东北来的。当时在中共满洲省委工作。后来被派到抚顺，在抚顺被捕。他出狱的时候是一九三三年，伪满洲国已经成立，无法找组织接头，便到临江找原来在狱中结识的赵金山，经介绍入警界，从一个内勤警士一直升到警佐警务股长，还当过一段八道江警察署长。当时我认为这样的人主动要求回到人民队伍中来，是可喜的。为此，带他去见蒋亚泉专员。蒋专员听了他的陈述之后，便说：“关于组织关系问题，待以后查清再议。工作还是要做的。当即写了委任状，委派他为临江县县长。我对赵文栋说：“你马上回去，整顿一下队伍。如果我们的武装可以收拾掉伪方力量的话，你们可以接收政权。否则，最好还是先保持和平格局，争取扩充实力，不能贸然行事。”后来赵文栋就以特派员身份驻在临江五十八团政治部。

“双十节”的第二天，桓仁县派代表来请我去接收。原来是派到桓仁去的同志经过对群众宣传后，商民们不满意那些摇身一变的人物登台。很多人强烈要求我军接收敌伪政权。所以我决定去桓仁，并把弹药库、汽油库、被服库等重

要基地全部交由蒋亚泉掌握。在临走之前，和蒋亚泉交换了意见，坚持仍维持和平格局。我认为，先把外围都发动起来之后，对通化局势有利。后保持通化的和平格局，对外围各县扩军有利。我到桓仁之后，仍采用“和平起义”的形式，很快把桓仁局面打开。宽甸也很混乱，我正准备去宽甸，突然接到通化电话，让我马上回通化。我星夜赶回通化，发现情况有变。原来我去桓仁走后，蒋亚泉竟把赵殿礼的国民党县党部的牌子强行摘掉。我意识到事态严重，便毅然把公安局三百多人的武装全部缴械，统一改编，通化得以“安宁”。

十月下旬，周玉堂自临江回到通化要求给他一个连的武装接收临江。我和蒋专员研究之后，同意他的要求，派了一连人，其中还有三名苏联军代表，他们一起坐火车去接收临江。十月三十一日，五十八团在临江的一、二连叛变，三连被缴械迫降，政治部解散。赵文栋、孙洗凡被扣押。前去接收临江的部队被阻在花山车站，车头被劫走。周玉堂找了一个带路的连夜赶回通化，见到我便抱头痛哭，一再要求再打回临江去。

紧接着辑安、抚松等县的武装相继叛变。我在通化外围布防，阻击来犯的各地叛军，处境异常艰难。我从此得到了一个极深刻的教训，改编敌伪武装，一定要安插自己的人进去。

十一月上旬，接到宽甸电话，说东北人民自卫军部队进驻通化。我得到消息之后，便组织群众到郊区列队欢迎。当我见到刘东元（后改刘西元）司令时，他不让搞欢迎仪式，因为这支部队是山东招远县县大队，二百来人，共有二十几条“汉阳造”的套筒子枪。好在我带了十二辆日本军用汽车，让部队都上了车，急驰防地。之后把五十八团改编为东

北人民自卫军通化支队。这支部队首先解放辑安，然后部署解放临江。兵分两路：第一路由翟支队长、谢凤山政委带领滨海支队（是由辽东派来专门解放临江的部队），沿铁路线直奔临江；第二路由刘东元司令带领的通化支队，由八宝经砟子、林子头，过遥林奔临江后山取临江。当时我随刘司令的通化支队去临江。任务是准备解放临江后，在临江扩建一个团的武装，并为大部队供应粮草、被服及武器等。十二月八日，滨海支队先抵达临江，通化支队由于走错了路，下午才到临江后山，这样就无法执行原来两路拂晓夹击临江的作战计划。滨海支队已经和临江守敌先接上了火，那群乌合之众不堪一击，部队很快就进了临江县城。当通化支队到达临江后山时，已经看到维持会的人纷纷出东门向四、六道沟方向逃跑的狼狈相。通化支队在临江后山摧毁了一座炮楼，击毙三名伪警察。临江宣布解放。通化支队进入临江已是下午四点多钟，天快黑了。第二天，我就带领一个班的战士进驻了县政府，忙于我的县长工作。通化支队已向外县进发，我既要征粮草，搞被服，接收武器弹药，还要扩建队伍，忙得不可开交，根本无暇过问伪满皇帝溥仪从大栗子逃走及有关宫内府的情况。不过我去谢风山政委家里请示工作时倒重见了一些东西。他是带着老婆住在伪县长边树芳的官邸，他家放了不少大小皮箱和钟表玉器等。谢因此于一九四七年在通化由张学思主持会议斗争、批判过，最后给予他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的处分。

因为年代久了，我说的不细，等我的回忆录写出之后，还可以补充。

（袁琢根据罗衡同志口述整理）

# 投身于革命的熔炉

(原临江城防司令部副司令员、河北省沧州军分区司令员)

李长宽

我是辽宁省沈阳市人，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由于不愿做亡国奴，只身来到北京，在东北大学附中读书。东北的沦陷，对于东北人来说，是奇耻大辱。尽管那时我还很小，但是却忧心忡忡。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让我们东北人在各个方面都没有出路。在历史上，军阀争权夺利的直奉战争，使许多关里人对东北人有一种仇恨的心理。因此，在关里，我们常常被指责为“亡国奴”，我们的心里很是难受。一九三五年三月，我结识了东北大学的学生冯玉春（辽宁省法库县人），他是共产党员。从此，我参加了革命工作。与冯玉春的结识，是我一生中的一个转折点。冯玉春经常给我讲述革命道理，他对我说：“年轻人要革命，要参加挽救中华民族的伟大运动。”同时，他介绍我参加了东北民族抗日少年先锋队。九月，我们参加了“一二·九”运动。我们的先锋队的活动本来相当秘密，但还是暴露了，十二月十六日，国民党开始了大逮捕。冯玉春叫我到六四七团去，以当兵为掩护为革命工作。当时六四七团团长是吕正操。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六四七团改